

月亮中有桂树、有仙人的传说，见于汉晋间的载籍。《太平御览》卷957引《淮南子》：“月中有桂树”。到了唐代，又传吴刚伐桂之说，称月中有桂树，高五百丈，下有一人，用斧砍树，树创之处，马上又愈合，所以那棵桂树，永远也砍不断。传说砍树的吴刚是西河人，因学仙犯错误，被罚砍树。唐以后，月中有树以及吴刚伐桂的传说几乎家喻户晓，毛泽东《蝶恋花》词也有“吴刚捧出桂花酒”之句。影响深远的月中桂树以及吴刚伐桂的传说是如何产生的？值得探讨。

月桂与月中桂

月中有桂的传说，有人用“阴影说”来解释，大体是说上古时人们望月亮，发现里面有阴影（实为月中环形山脉造成），于是根据阴影的形状，推测那是某种动物（如兔、蟾蜍）、植物（桂树、閼浮树），这反映了上古时代人们的直观性思维特征。我以为，阴影说并不能解决月中桂（包括月中兔、蟾）的来源问题，月中阴影，斑斑驳驳，硬要比附，说它像一般的树，勉强可以，然我们的先民众口一词地认为月中所生者是桂树，而不是其他什么树？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我认为，月中桂传说，当源于桂树中的一个品种——月桂（又称真桂）的本身特性。桂的品种甚多，常见的银桂、金桂、丹桂大体一年开一次花，开在中秋前后，香气较烈。另有一种四季桂，却一年能开几次花，花亦以秋间一次为最繁，而现在相对较为少见的月桂，则有一个与月相应的特点，即月月开花的特点。黄岳渊、黄德邻合著之《花经》说月桂“月月开花，以十月为盛，花香较次”。明代王象晋《群芳谱》说桂“有秋花、春花、四季花、逐月花者”。这种逐月开花的桂，古人即名之曰月桂。明代诗人李东阳《月桂》诗：“一月一花开，花开应时节”，歌咏的就是月桂逐月开花的特点。月中有桂传说的产生当与月桂的这种特点有关。语言学派的神话、传说理论认为，构成神话、传说性质的常常是与一些与语言学有关的特性，如语言学中的一词多义、多词同义、隐语等。这一派神话、传说理论虽然有不少缺点，但甚至其反对者也不否认从语源入手可以构成神话、传说研究的一部分。我以为，月中有桂的传说，就是因为语言中“一词多义”引起的。我们的先人根据月桂每月开花的特征赋予它“月桂”之名，而在我们的语言中，“月桂”一词，既可单指这种植物，又可指月中之桂之意，因此“月桂”一词本身，就包含了产生月中有桂神话、传说的因素。像许多传说的产生一样，月中桂传说的产生，也是语言作怪的结果。

据载，前人把这种每月开花的月桂、以及四季开花的桂，称为“真桂”，以与秋季开一次花的一般桂区别。《广群芳谱》卷四十引《闽部疏》：“延平多桂，亦能多瘴。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，而反盛于冬。凡桂四季者有子。唐诗所云：‘桂子月中落’，此真桂也。江南桂八九月盛开，无子，此木樨也。”早期同月亮发生关联的当是这种真桂而不是八九月开花的那种桂。这种真桂出现在月中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真桂中的一种——月桂，因其逐月开花的特点而被附会到月宫。

真桂，又称“天竺桂”，或以为浙江一带最多，王象晋《群芳谱》云：“天竺桂，即今闽粤浙中山桂，台州天竺最多，生子如蓬实，或二或三，离离下垂，天竺僧称为月桂，其花时常不绝。”真桂生于南方，东南一带尤多。月中桂的传说，当产生于南方特别是东南一带。《楚辞·远游》：“嘉南州之炎德兮，丽桂树之冬荣。”古书中常称桂为“南方奇木”，因此，月中有桂传说首载《淮南子》一书，绝非偶然，它很可能是淮南王刘安到南方后听到这个传说而加以记载的。



▲ 月中嫦娥和桂兔蟾蜍

月中桂树究何来

◆ 尹荣方

道家方士与月中仙人

月中桂传说，令人困惑的尚有桂与月中仙人并举的问题。晋代虞喜《安天论》云：“俗传月中仙人桂树。”到唐则有吴刚伐桂故事的出现。虞喜说的“仙人桂树”，此“仙人”似不是指窃药赴月的嫦娥，也不是指伐桂的吴刚。嫦娥在神话中是“月精”，她与月中另一对象蟾蜍的关系较密切，《淮南子》称她进入月后化为蟾蜍，而与桂似没什么因缘，嫦娥奔月渊源有自，这里不谈。至于与桂有关联的月中之仙（包括吴刚）我以为是道家方士杜撰的结果。先秦诸家儒、墨、法等少谈神仙，月中仙人观念的形成与上述诸家无关。秦汉至魏晋间，由于统治阶级求长生的需要，道家方士“成仙”、“长生”观念弥漫世间，道家之徒或架炉炼丹，或到自然界中，尤其是深山老林之中，去寻找“长生”之药，如“灵芝”、“菖蒲”、“菊花”、“茯苓”等，在方士们的眼中，都是可以使人轻身延年、长生不老的灵药。有意思的是，“桂”在一些道家方士（甚至一些古代医药家）的观念中，与“灵芝”等“仙药”一样，也是具有特别效能的灵药，古代流传着很多服桂成仙的故事。桂与“仙人”的这一层关系，现代学者似很少论及，然而我们透过桂与仙



▲ 唐寅画嫦娥



▲ 吴友如画嫦娥



▲ 刘凌沧画嫦娥

人的这种因缘，似乎可以大致把握到月中仙桂并举传说产生的真正原因。如《列仙传》说仙人“桂父”，因为常服桂叶，颜色如春。郭璞《抱朴子·内篇》说赵它子服桂二十年，脚下生毛，日行五百里，力举千斤。干宝《搜神记》说彭祖，是殷代大夫，寿七百岁（或说寿八百岁），经常吃的是“桂芝”。

用现代科学眼光看，说食桂能使人“成仙”、“得道”、“寿七百岁”、“日行五百里”云云，是根本不可能之事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就斥为“方士谬言”。但在这些方士的谬言中，却也透露出了这样的古时信息：即桂在古代服食求仙的过程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，在古代一些方士术者的眼中，桂是仙药灵丹。

应当指出，桂之能够成为方士术者的仙药，也不是偶然的，这与桂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有关。首先，桂树常生长山中，道家术士的修炼地点亦常在山间，容易接触；其次，桂树本身具有药用特性，《说文》木部说：“桂，江南木，百药之长。”从前的药书，大体列桂为上品药。《本草纲目》引《本经》说桂的药用价值：“治百病，养精神，和颜色，为诸药先聘通使。久服轻身不老，百生光华，媚好常如童子。”其花则具“生津、避寒、化痰、治风虫牙

痛、润发”等功用。

桂在古代医家眼中，是上品佳药，桂的药用特性给服用者带来了却病保健、延年益寿的结果，这与古代服食家追求的目标部分相同。因此，它之被服食家、方士们选中为服食灵药，并最终被赋予神异功能，乃是十分自然的。然而，桂树之与仙人有缘，原本不仅在月亮之中，它在人世间本来就是如此的。桂树之与仙人结缘，其根源关乎桂树本身的特性，这个事实无可怀疑。

月中有桂的传说，起先并未涉及仙人。《淮南子》就只记载“月中有桂树”。因此月中仙人是较后时期出现的。月中仙人桂树并举始见于晋人记载，并不偶然。东汉魏晋时期，服食求仙风气甚盛，桂开始由医家及民间的上药被方士们提升为仙药，为服食者所推重，同时一些服桂成仙的故事也被创造出来。在这一时期，桂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是与成仙、仙人紧密连接在一起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桂树在月中也势必不能继续单独存在了，于是，这些人就按照人间桂与仙人常纠缠一起的事实（其实是他们的愿望和想象），给天上月亮里的桂树旁也安了一个仙人。人们总是按照人间的现实来安排天上的一切，于是月中仙人桂树的传说就产生了，其产生的时代不可能早于东汉，因为服桂成仙的大量故事最早出现于东汉。

月中仙人桂树的模糊传说后来故事化为吴刚伐桂，从时间上看，唐以前的载籍中从未提到月中有什么吴刚。吴刚伐桂故事，最早见于唐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，段说此故事他得自“异书”，此异书，可能为道家术士所著。道家术士所创之神仙故事，往往都含有某种现实寓意，如有名的“烂柯山”故事，施蛰存先生解释说：“它的主题是教人以寂静养生，看人家下棋，最是心无旁骛，持静守默，这正是李耳以来道家所主张的养生延年方法，一部五千字的《道德经》，讲的也无非是这些道理，不过那是道家的理论，一般不会去读，读了也不容易接受，编成烂柯山的故事，就是用形象思维来宣扬这个理论。”（见施蛰存《神仙故事》一文）

吴刚伐桂作为道家术士所创的神仙故事，可能也有某种寓言，换句话讲，它是道家术士为了宣扬某种理论而创作的。在这个故事中，吴刚“学仙有过”四字很值得玩味。吴刚原本是西河人，因为在学仙过程中犯了过失，故被“谪令伐树”，似尚未修炼成真正的天仙，他的在月伐桂是被迫的，他的常斫桂树，而树创随合，明明白白说的是他将永远砍不断此树，他也永远不能成为遨游天上的自由自在的神仙了。故事目的在于告诫学道者严守学道规则，不得有失，否则，他就会像吴刚那样永受其苦，再也不能成为真正的仙人。

娑罗树与月中桂

宋代以后，在月中有桂。吴刚伐桂等传说流传日广、深入人心的同时，又冒出了一个新的说法：月中桂是娑罗树。宋洪迈《容斋随笔·四笔》卷六：“世俗多指言月中桂为娑罗树，不知所起。”欧阳修《定力院七叶木》诗：“伊洛多佳木，娑罗旧得名，常于佛家见，宜在月中生。”

娑罗树为龙脑香科常绿乔木，又作沙罗、莎罗，产于印度。娑罗树与佛教关系密切。佛教传说，释迦牟尼在拘尸那城河边娑罗树下涅槃。其树四方各生二株，称“娑罗林”或“娑罗双树”。又说文殊菩萨曾在福城以东的娑罗林中说法，指点善财童子南行参问“善知识”。又说昔有雷音宿王华智佛授记妙庄严王，“当得作佛，号娑罗树王佛。”（见《华严经·妙庄严王本事品》）《南史·扶南国传》称：梁武帝天监十八年，扶南国（今柬埔寨）“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、娑罗树叶”。

娑罗树是佛家圣树，它何时被指言为月中桂树？我认为是宋时。史籍称言月中娑罗树的全为宋及宋以

后的人。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记有关娑罗的异事：“巴陵有寺，僧房床忽生一木，随伐随长。外国僧见曰：此娑罗也。”段成式博识广闻，好记奇事，他如听到过彼时月中桂为娑罗之说，肯定会笔之于书的，可见他那时并无这样的说法。

袁珂先生曾引唐天宝初年安西道《进娑罗枝状》“布叶垂阴，邻月中之丹桂；连枝接影，对天上之白榆”之语，说“疑即（洪迈）‘世俗指言’之由”。我以为，这里的“月中丹桂”、“天上白榆”都是骈体文所常用的形容说法，是此文作者对皇家园囿所植丹桂、榆树的赞美。“邻”、“对”云云，指的是希望所献之娑罗得以与“桂”、“榆”并植皇家园囿之中，此句不是说娑罗原本亦是月中树，故得与丹桂为邻；是天上树，故得与榆树相对。因此，洪迈“世俗指言”恐非指安西道之状文，唐人尚无指言月中桂为娑罗树的。洪迈是南宋人，比他早生一百多年的欧阳修即已歌咏过月中娑罗，其后歌咏月中娑罗的，代不乏人。则洪迈之“世俗指言”，所指的就是早于和在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这种说法罢了。

必须指出，娑罗原产印度，中土甚为少见。中国诗人以为娑罗而加以歌咏者，实际非娑罗树而是七叶树。中土之人，是把七叶树当作娑罗树的，《江宁府志》：“今高座诸寺有娑罗树，干直而多叶，叶必七数，一曰七叶树……花色白，结实如栗。”又《海昌丛载》谓海宁安国寺“有娑罗二株……皮干黝黑致致，枝叶茂密，叶多七片。”其描写者正是企业数的特征。七叶树是我国的庭院树，属于七叶树科的落叶乔木，与娑罗树完全不同。七叶树种子脱涩后可食，前人用之入药，称“娑罗子”。七叶树之被指称娑罗，大约因此而来。

娑罗树何以会被搬到月中，成为月中神树的呢？这可能与佛教徒的作为有关。我国历史上，道教与佛教的斗争从来不断，月中仙人传说的存在，自然对道教发展有利，于是有心的佛教徒就出来混淆视听，以月中桂树为佛家圣树——娑罗树，目的在于取消道教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，扩大佛家的影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七叶树分布于我国黄河流域地区，南方则较为少见。以月中桂为娑罗树的传说也主要在北方地区流传，这里似乎也反映了指月中桂为娑罗树的佛徒的苦心积虑。我们知道，起源于南方的月中桂树、仙人传说在南方早已深入人心，佛家信徒要另设月树当然难以措手。而在北方地区，宋代之时，虽说月中有桂说早已流传，但因北方少桂，北方人对此月中桂的摸样自然不甚了了，而长期流传的月中桂的美丽传说容易使北方人产生躬亲领略的心理；同时，由于佛学的深入人心，佛徒的指称也会使他们产生认同感，这就给佛家信徒的作假创造了条件。我想，指七叶树为娑罗树原本也是佛徒，目的在于使他们假造的月中娑罗说易于被人们接受。



▲ 张大千画嫦娥